

陕西历史博物馆

JOURNAL

馆 18 刊



陕西历史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THE SHAANXI HISTORY

2011



JOURNAL

館 18 刊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18辑/成建正 主编. —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518-0037-2

I. ①陕… II. ①成… III. ①历史博物馆-陕西省-
丛刊②考古-中国-丛刊③文物保护-中国-丛刊 IV.
①G268.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0135号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8辑)

陕西历史博物馆 编

成建正 主编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中实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5

插 页 13

字 数 560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0037-2

定 价 60.00元

网 址 WWW.sqcbs.com

陕西历史博物馆前景





文物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张岂之 石兴邦

周伟洲 斯维至

何清谷 牛致功

主任 成建正

副主任 马振智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振智 文军 毛健

申秦雁 田小娟 成建正

师小群 张维慎 李鸣

杨瑾 杨效俊 程旭

梁彦民 韩建武 董理

裴建平 蔡昌林

馆刊编辑部

主编 成建正

副主编 裴建平 张维慎

编辑 梁勉 杨效俊

梁贵林 田小娟

总编审 王世平

翻译 杨瑾

美编 王小信

● 2010年7月1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来我馆参观。



● 2010年10月6日，莱索拓国王莱齐耶三世来我馆参观。



● 2010年5月12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来我馆调研。



● 2011年2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来我馆参观。



● 2010年6月12日，庆祝中国文化遗产日暨表彰我省大型基本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活动在我馆举行。



● 2011年4月29日，馆领导视察正在建设中的唐墓壁画珍品馆。



目 录

· 考古研究 ·

从甲骨文“吕”、“以”字形看考古资料中的“耜”器

——兼论甲骨文中“吕”“以”字的几种用法 王 晖 (1)

西周青铜器铭文丛论 连劭名 (18)

韩城梁带村两周遗址涉及的问题考辨 杨东晨 (28)

浅谈秦俑军服的构成要素 王学理 (40)

陕西地区蒙元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李举刚 杨 洁 (44)

· 史学论坛 ·

论韦孝宽

——西魏北周时期的长安名将 赵文润 (52)

突厥与北朝魏、周、齐关系探析 王兴锋 (60)

试论武德年间唐与突厥对马邑的争夺

——以武德五年新城之战李大恩战死为线索 李文才 (69)

简论唐代市场管理的法令

——以《唐律疏议》为中心 董 理 张 琛 (81)

· 历史地理研究 ·

古灵州在今宁夏吴忠市考 白述礼 (91)

隋唐时期的夏州城新论 艾 冲 (104)

隋唐时期后套平原自然环境变迁述论

——以河湖和植被演变为重心 赵学智 (115)

· 简牍与典籍 ·

- 一粟居读简记(一) 王 辉 (122)
- 清华简《楚居》地名札记二则 王 伟 (133)

· 壁画与艺术史 ·

风格背后

- 西汉霍去病墓石刻新探 郑 岩 (138)
- 洛阳北邙山吴道子绘画考 徐 涛 (160)

· 民族宗教史 ·

- 《正统道藏》中有关陕西道教的重要经典 张应超 (170)
- 造像与反佛
- 浅谈姚崇儒家伦理道德和政治体系内对佛教的立场 杨效俊 (178)
- 古青州北朝佛教及造像刻经艺术 张 总 (185)
- 道宣《释迦氏谱》及其思想 吕文璐 (199)

· 碑石墓志研究 ·

- 杜嗣先、井真成墓志与唐代中日关系研究 拜根兴 (204)
- 初唐名将屈突通事迹新考
- 以墓志铭为主的考察 薛 婧 马 强 (212)
- 《万年宫碑阴》三品以上从官题名考 张维慎 (221)
- 宋人汉中褒谷石门题刻考续 马 强 (234)

· 随笔札记 ·

- 关中民俗文化区的端午节习俗 孙立新 (241)
- 古代中国的机械及其制造材料
- 从汉字溯探古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之二) 金岷彬 (246)

一代道德文章的楷模

- 记先师杨德泉先生 刘树友 (254)
- 汉画石刻中的伏羲女娲 王玉茹 (261)

· 文物丛谈 ·

- 骨咄玉新考 刘云辉 (264)
- 说“马人” 温玉成 (268)
- 唐代银粉盒
- 以法门寺、何家村出土文物为主体 梁 子 杨婉萍 (271)
- 古长安宝庆寺失落在国外的石刻佛像观览 李域铮 李 慧 (277)
- 洛川县博物馆收藏的历代陶灶赏析 刘忠民 (291)

· 馆藏精品 ·

披沙拣金二十载

- 陕西历史博物馆新征集文物展选粹 师小群 呼 啸 (294)
- 皇家的高仿
-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几件高仿青铜器 蔡昌林 王西梅 (302)

· 博物馆学 ·

-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走向盛唐”展评述 雷虹霖 潘守永 (305)
- 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刍议 雷百景 (309)
- 在下游与源头之间
-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讲解员应具备的知识结构 呼 啸 (315)

· 博物馆工作 ·

名画归故里

- 《唐乐舞》壁画入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小记 冯庚武 (319)
- 唐墓壁画上展记 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 (321)

满足群众精神需求 举办更多精品展览

- 记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观众调查活动 高 伟 (334)
- 谈《馆刊》在讲解员培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呼 啸 陈亚冬 (337)

· 文物保护 ·

- 两尊金属佛教造像的保护修复 程 旭 杨文宗 (345)
-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侍女内侍图》的再修复 付文斌 (354)

· 书 评 ·

一部值得阅读和珍藏的典籍

- 读《商周金文编——宝鸡出土青铜器铭文集成》 彭 曦 (360)
- 地域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

- 读王凤翔《晚唐五代秦岐政权研究》 胡耀飞 (362)
- Main Contents (367)
- 本刊征稿 (369)

· 考古研究 ·

从甲骨文“𠂔”、“以”字形看考古资料中的“耜”器*

——兼论甲骨文中“𠂔”“以”字的几种用法

王 晖

殷墟甲骨文中的“以”有两种写法，一种作“𠂔”，另一种字形作“𠂔”。第一种“以”字可隶定作“𠂔”或“以”，因为此字字形和西周金文中的写法很相似，所以自罗振玉释作“以”字以来^①，学术界没有什么异议。

至于第二种写法作“𠂔”的“以”，学术界则看法不一，大致说来有以下七类看法。

其一释“似”，读为“以”（𠂔）。孙诒让初释此字为“似”字，但认为“古似𠂔声同字通，此文疑皆当读为𠂔”^②。

其二释“氏”，此说以华石斧为代表^③。

其三释“厶”，王襄认为是“厶乃私字本字”^④。

其四释“勺”，丁山释“𠂔”为“勺”，认为是“抱之本字”^⑤。

其五释“挈”，郭沫若早期释为“挈”^⑥。后来郭沫若放弃了此说，改释为“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甲骨文字研究》中也删除了此说^⑦。

其六释“氏”。于省吾释为“氏”，读为“致”^⑧。于氏肯定了华石斧释为“氏”的说法，但于氏同时认为从字形言，“是氏本从氏”，从语音看“氏氏声通”，故直接读此字为“氏”。

其七释“以”。李亚农释为“以”，李亚农基本肯定了孙诒让之说，但并认为“𠂔”不宜释“似”，而应直接释为“以”字，“𠂔”是“𠂔”字的省体^⑨；郭沫若后来改释为“以”^⑩；金祥恒在比较“𠂔”、“𠂔”的诸多用法后，指出“𠂔”为“𠂔”的省文^⑪；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认为甲骨文“𠂔”为“耜之象形字”，“𠂔”“象人用耜形”^⑫。

其后王贵民进一步指出“𠂔”出现在第一期卜辞中，省略后的“𠂔”字则为三四期卜辞中^⑬。裘锡圭则认为宾组卜辞中只用“𠂔”字，三四期卜辞中只用“𠂔”；而自组卜辞中则两种字体皆有^⑭。这两种说法中裘氏的说法更为全面一些。自组卜辞应是武丁早中期卜辞^⑮，这也就是说从甲骨文中看，“以”的两种写法从殷墟早期也就都出现了，并不存在哪一个早哪一个晚的问题。“𠂔”与“𠂔”的关系应是《甲骨文字典》说甲骨文“𠂔”为耜“象形字”、𠂔“象人用耜形”是对的。

卜辞中“𠂔”为“𠂔”字，“𠂔”为“以”字，甲骨文中两字皆有；金文中只有“𠂔”字而不见“以”字，现今学术界的看法已基本趋向一致。而我们下面需要讨论的是，甲骨

* 本文为200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05JZD00029]阶段成果之一。

文中“以(吕)”字的本义是什么?卜辞中“以(吕)”的几种基本用法的词义是什么?

一 古文献与出土考古实物中所谓的木铲石铲形“耜”器

“以(吕)”的本义,学术界也是说法不一,但以徐中舒说法影响最大。(1)许慎谓“以(吕)”的字形像薏苡。《说文》:“吕,用也,从反已。贾侍中说,已意已实也,象形。”许慎说的字形、本义皆误。许氏说“吕”为“已”的相反之状,显然不符合商周甲骨文金文的字形形体;他说“已”意为“已实”,即“苡实”,也就是“薏苡”。也是不对的。段玉裁作注时不满许慎说法,改字而以自己的说法进行解释^⑩,近人林义光《文源》则直接非之。(2)王襄释“𠂔”为“古厶字”,“乃厶之本字”;李旦丘(李亚农)释“𠂔”为“吕”;但两人皆引《韩非子·五蠹》所说苍颉作字,“背厶为公”、“自营为厶”来说字(实际上这是因《说文》所引《韩非子》的话,今本《韩非子·五蠹》作“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段玉裁注《说文》认为这是属于六书中的“指事”。(3)丁山释“𠂔”为“勺”,释为“象人曲肘有所抱取形”,认为是“抱之本字”^⑪。(4)郭沫若初释“𠂔”为“挈”,引《说文》“挈,悬持也”,谓其字“正象悬持形”^⑫。李孝定虽认为“𠂔”宜释为“氏”,但认为初义“当为提”,“象人侧立手有所提挈之形”^⑬。(5)徐中舒认为“𠂔”字“当为耜之象形字”,并认为“厶与私亦常为耜之引申之字”^⑭。

上述说“以(吕)”本义者,以徐中舒影响最大,但学者们也常怀疑其说。如李孝定说:“徐氏谓是耜之初字,说无确证,疑耜仍是形声字也……徐说恐未必然也。”^⑮王贵民也说:“甲骨文、金文中的‘吕’字不是耜的象形字,后代用它作耜字的偏旁,不是取其形状,而是取其声音。”^⑯裘锡圭也对徐中舒之说表示过怀疑。^⑰

笔者认为徐中舒先生对“以(吕)”本义的说法基本是对的。尽管他对“耒”字的字形和耒器物形体的对比是令人信服的,但由于他还没有找到也未看到可与甲骨文金文中字形相对应的实物器形,所以他的说法就缺乏有力的证据。我们之所以说徐老的说法是对的,是因为他的说法是符合古文字形体结构发展变化的规律。甲骨文金文中“吕”字形体就像新石器晚期的“耜”字形状(详后),到小篆中加上“耒”是表示它的类属范围。这种字甚多。这就像古文字中的“斧”,其初文在商代金文甲骨文中就是“父”^⑱,后来再加上形符“斤”表示其类属,就是后来表示斧头的“斧”字;甲骨文“𠂔”是“蓺”的初文,后来加上“艸(艹)”表类属;甲骨文“𠂔”是“肱”的初文,后加上“月(肉)”表类属旁涉;甲骨文“州”是“洲”的初文,后加上“水(氵)”表示类属旁涉的形符;甲骨文“止”是小篆“趾”的初文,后加上“足”表示类属的形符;等等。足以说明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古文字发展过程的普遍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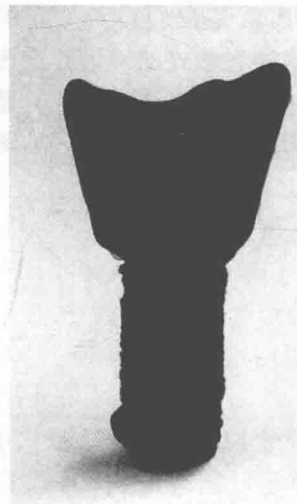
至于徐老说耜是最初的犁或犁冠(鎡),他还推测说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有子日手辛锄一柄以及日本古坟中所见之锄,就是古耜之形。并举《日本社会事汇》所载现今日本使用之锄——其形状如我国所使用的方形铲,认为是古耜之形^⑲。徐中舒上述这些说法学者们也有很多怀疑,但也有许多学者相信徐氏之说。原因是并无坚实的证据,一是古耜形到底是什么形制,并无确凿证据;二与甲骨文、金文中的字形也并不相类。

但徐先生的这种说法对学术界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从目前考古界看,甚至可以说成了学

者们的共识。多数学者都认为那种铲形器装上直柄就是古耜，并认为这是把木耒尖部加宽，称板状，就变成耜了。例如，河姆渡文化四期出土一件木铲，长16厘米，宽6.3厘米，一些学者就认为是木耜^①。（图一）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也出土一件形状很像现今铲子的农具，通体施用一块整木制成的，也被命名为“木耜”^②。河北省仰韶文化早期的孟各庄二期出土类似今日尖圆铁铲形的石器，长26、宽14.5、柄宽8.8、厚2.3厘米，其形状平顶，柄较长，两侧打击，溜肩，刃部呈桃状三角形，器体微向前曲，被命名为“石耜”^③。山东寿光县火山埠发现岳石文化时期长方形有方孔石器，残长23、上宽6.8、下宽11.6、厚2、孔长6.3、孔宽2.8厘米，其状为长梯形，平顶，断去齿尖的双齿前出，双齿间有凹刃，中间偏上有圆角长方形孔，两侧有刃，横剖面呈扁梭形，被命名为“石耜”^④。

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出土的红山文化中的石耜甚多，形状各异，被分为Ⅰ型桂叶形，Ⅱ型宽叶形，Ⅲ型尖叶形，Ⅳ型梯形。其中Ⅰ型桂叶形见之于阿鲁科尔沁旗门外拖拉机厂、敖汉旗官家地东地、喀喇沁旗牛营子乡城子、赤峰红山后、林西、翁牛特旗乌拉曼哈、阿鲁科尔沁旗德博勒庙等地；Ⅱ型宽叶形见之于喀喇沁旗牛营子乡水泉西山、敖汉旗下洼乡丰水山、赤峰红山后、木兰城、林西、巴林右旗益司毛道等地；Ⅲ型尖叶形又可分窄圆顶式、平顶式和凹顶式三类，见之于敖汉旗社力营子、喀喇沁旗牛营子乡团结村、敖汉旗古鲁拔蒿乡、敖汉旗乌兰板、敖汉旗官家地东、翁牛特旗温库里敖包等地；Ⅳ型梯形较少，仅见之于喀喇沁旗牛营子乡团结村^⑤。不过笔者从器形上看，这四类其实可分两类，因Ⅰ型桂叶形与Ⅱ型宽叶形区别并不大，可合为一类；Ⅲ型尖叶形与Ⅳ型梯形区别不大，可合为一类。

上述出土器物中的所谓“木耜”或“石耜”的命名及用途，多用徐中舒先生所说日本奈良正仓院子日手辛锄形制推测而来。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这与古文献及其古代学者所推测的耜器不符；其次，日本奈良正仓院子日手辛锄（见图二）以及考古出土器物所谓的耜器与商周甲骨文、金文中所见“吕”、“以”的形状不符；其三，日本奈良正仓院子日手辛锄也称之为“锄”而不为“耜”。



图一 河姆渡骨器^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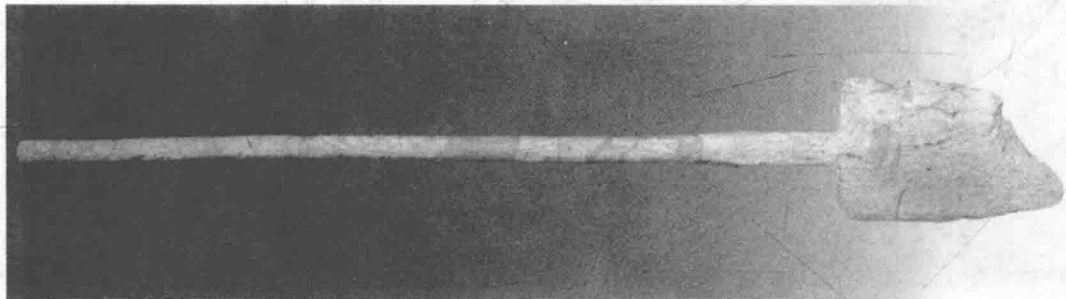


图二 日本奈良正仓院子日手辛锄^②

现今学术界所谓考古资料中的“耜”器，其实是“耒”类农具，并非耜器。《周礼·考工记·匠人》说：“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耒。”郑注云：

“古者耜一金，两人并发之。……今之耜，歧头两金，象古之耦也。”耜字初义既可指耒之端头，也可指整个器具。战国秦汉时已经分为二字。《说文》木部：“耜，耒也。从木，吕声。”《说文》木部：“耜，耒端也。从木，台声。”《说文》还说“耜”是“耜”的异体，说“耜”是“耜”的异体。但我们知道，古文字中“台”也是以“目”为声符的，因此“耜”、“耜”这两个字很难有什么区别。同样是清儒小学大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耜”下说“耜，今经典之‘耜’”，意谓“耜”、“耜”为古今字；而孙诒让则谓“耜即耜正字”。笔者认为“耜”、“耜”为异体字，皆为“耜”的初文，其词义既有耒之端头之义，引申义也指“耒”类农具之义，后来词义既有分化，语音也略有分别，“耜”字详里切，“耜”字弋之切（但段玉裁《说文》注“按当云详里切”），许慎《说文》就把二字分开了。不过《说文》木部以“耒”解释“耜”，段注谓“耒”也就是“耜”，但“耒”、“耜”与“耜”或“耜”还是有区别的：“耒”、“耜”的上部木柄是直的，而“耜”（耜、耜）上部木柄是曲木。这一点段玉裁注《说文》“耜，耒端也”云：“耒下曰：‘耕曲木也。’此云：‘耒耑也。’与京房‘耜，耒下耑也；耒，耜上句（勾）也’相合。曲木，《考工记》所谓‘上句者二尺有二寸也’；耒耑所谓‘庇长尺有一寸也’。”孙诒让更明确地说：“耒与耜形制略同，但耒柄直，耜辕曲，故许通训耜为耒也。”^③王念孙在《广雅疏证》卷八上《释器》“耜，耒也”下云：“《说文》：‘耜，耒也。’或作耜。……《庄子·天下篇》：‘禹亲自操橐耜。’崔譔注云：‘耜，耒也。’并字异而义同。……耒头金谓之耜，义亦同也。”^④按照这些说法看来，戴震《考工记图》及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中所绘制的“耒图”还是可信的。徐中舒先生对孙诒让的说法怀疑是不对的，他根据《说文》所说“耜，耒也”之说把“耜”和“耒”混同起来更是没有道理的，以至于今日学术界根据他的说法把那种端直木柄的“耒”或“耜”称之为“耜”就更不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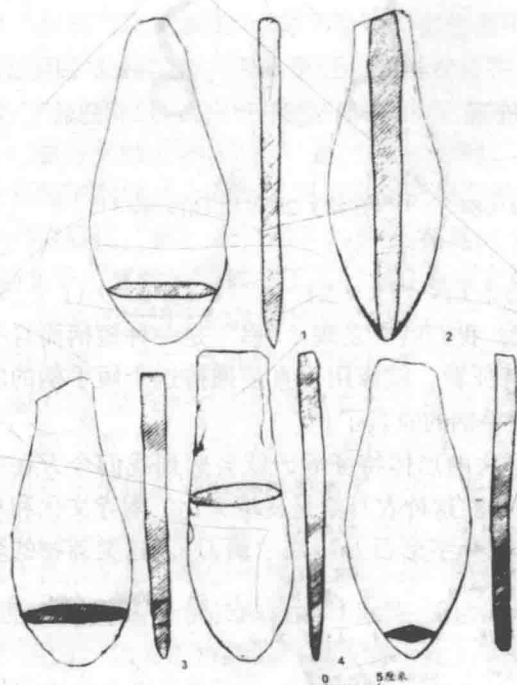
根据上述古文献中的描述来看出土考古资料中的器物，那种木铲或石铲只能称之为古代的“耒”或“布”，而不能称之为“耜”。而“耒”或“布”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铲”。因为“耒”、“布”是根据战国时期布币形制，向上可推知这种直柄式的铲形器应该称作“木耒”或“石耒”，均是翻土用的铲类工具^⑤。把木铲或石铲类工具叫做“耜”，显然有误。近些年在四川金沙遗址发现比较完整的所谓“木耜”，其实应该是“木耒”。见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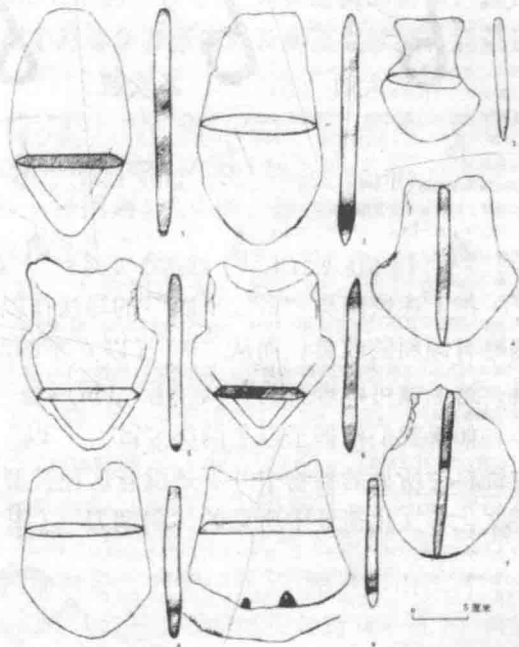
图三 成都金沙遗址木耒（原称“木耜”，长141厘米）^⑥

有的学者认为红山文化中桂叶形、宽叶形、尖叶形以及梯形的石器也是“石耜”（如图四、图五），并且根据使用磨蚀痕迹认为它们是上下直用的工具，应是以捆绑方式装在柄

上的。



图四 红山文化石器 1^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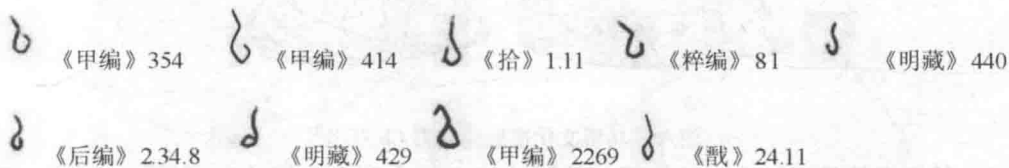
图五 红山文化石器 2^③

但从图四及图五中的石器看，这些器物不仅和古文献中所说的耜相去甚远，就是与出土甲骨文金文的形体也相去甚远。

笔者认为探讨古耜的形制，一是要考虑商周古文字字形的形状基本是写实的，是反映当时使用器物形体特征的；二是要考虑出土考古资料中与甲骨文金文形体相似的出土实物。所以我们要探讨“目”、“以”的本义及其属于考古出土中哪一种器物，需要把商周甲骨文金文的字形和考古实物密切结合起来去考察。

二 从甲骨文“以”、“目”字形结构看考古资料中的“耜”

“目”字在殷墟甲骨文中有以下的写法：



“目”字在周代金文中有以下写法：

“以”字在殷墟甲骨文中有的一些写法：